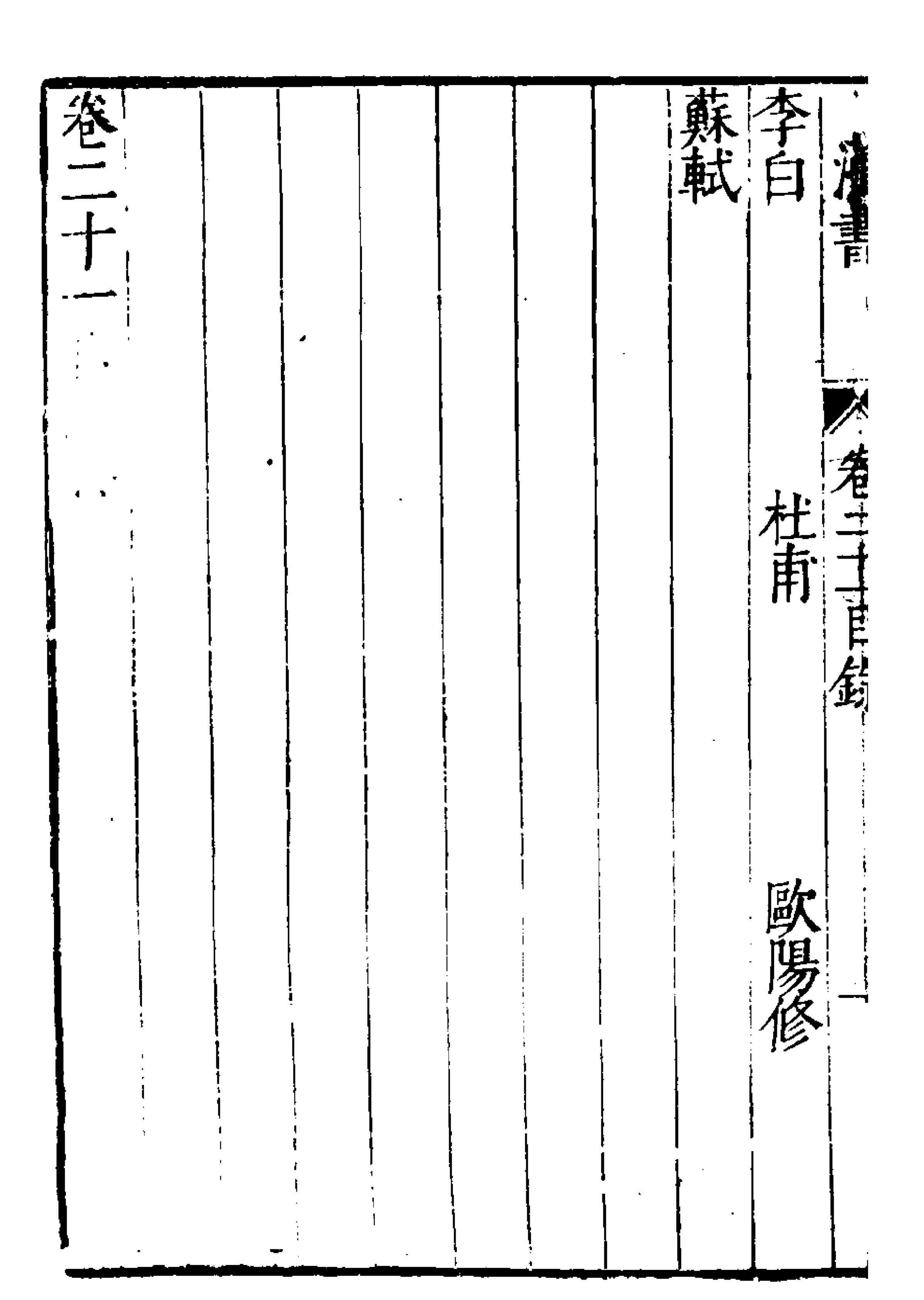
劉氏鴻書

第二十一卷

世系部十二

臣紀忠臣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一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臣紀十二

忠臣

屈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

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憂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本反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怒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

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
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
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
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
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
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
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
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絶齊秦願獻商於之地
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絶齊使使如秦受地張
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

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

婿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疾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

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

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而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張巡許遠

張廵字廵南陽人開元末擢進士第安祿山反譙郡太守楊萬石逼廵爲長史使西迎賊廵不應而率吏哭玄元皇帝祠共起兵討賊至雍丘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仍自將東敗淮陽兵虜其衆反接在廷將殺之遣潮暫出行部未返淮陽囚更解縛起殺守者而迎廵入城以拒潮廵乃屠潮妻子磔城上潮聞之大怒以賊衆四萬薄城廵謂諸將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不意可驚而潰也乃分千人乘城而自前驅數隊以出直薄潮軍軍乃却明日賊復攻城設百樓廵柵城上束芻灌膏以焚之賊不敢向積六旬大小數百戰潮乃敗

丞潮素與巡有舊復率衆至城下以情語巡巡曰君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事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復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玄宗已走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曰今勢既不敵且主上存亡未可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之明日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諭以大義人盡感泣巡乃引六將至責而斬之會糧乏潮餉賊塩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朝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塩米千斛焚其餘而還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不設備乃以死

士五百斫潮營焚壘幕追奔十餘里賊慚益兵來圍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賊潮相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哉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薪水竭巡紿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伐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走軍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荅曰吾欲去將士不從柰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擒將十四斬首百餘級收

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圍凡四月賊常數萬而巡衆纔千餘凡戰輒克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于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絶巡餉路巡外失巨依拔衆保寧陵馬纔三百兵三千於是乃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誾等合而遣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朝宗引去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尹子奇將同羅突厥奚勁兵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因剡蒿爲弧矢中者謂巡

矢盡走白子奇巡乃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子奇左目子奇乃退還七月復圍城城中食盡士食賦米一勺齕木皮鬻紙而食才千餘人皆瘦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於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巡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將萬人遮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進明持兩端不肯出師又愛霽雲欲

留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士不粒食已彌月矣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皆驚為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甎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氏此矢所以志也賊知外援絶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之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而南江淮必亾且師饑衆行必不達十月癸丑賊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死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

命也衆不能仰視子奇謂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曰吾欲氣吞逆賊耳子奇怒以刀抉其口子奇又以刃脅降霽雲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乃與姚誾雷萬春等三十六人俱遇害巡年四十九初子奇議生致一人慶緒所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為巡補縫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巡長七尺鬚髯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為文章不立稿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

名其後無不識更湖及子衍大小四百戰衍將三百卒
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
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將居中
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烏散變態百
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
耳其械甲取之於敵未嘗自修製戰不親臨行陣有退
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為我決戰士感其誠皆
一當百待人無所疑賞罰信雖廝養必整衣見之下爭
致死力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
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

破遺民止四百始肅宗詔中書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犄角同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旣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獨張澹張建封朱巨川李翰謂巡蔽遮江淮阻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天子下詔褒贈巡遠及霽雲等並寵其子孫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効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爲上自是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三

人者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煙閣睢陽至今祠享
號雙廟云許遠者右相敬宗曾孫祿山反或薦遠於玄
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
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
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奇分配部曲各一
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
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或曰公恨我乎
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
下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寃耻詔下尚
書省使去疾與許玖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

城陷而遠猶生也夫遠本守睢陽巡居城以生致主將為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當此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若日星不可妄議元和時韓愈讀李翰所為巡傳以為闕遠事非是其於褒貶尤慎故著之

文天祥

天祥字宋瑞吉水人也美晳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為童子時見學宫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理宗親拔為第一德祐初以江上報急詔天

下勤王天祥以江南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乎天祥曰吾亦知之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衛者吾故不自量欲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有興起者耳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與家貲為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輙流涕撫几八月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留不遣朝議方擢呂師孟為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天祥陛辭以朝廷姑息牽制上策却敵不報明年正月

元兵至皐亭山距臨安三十里上下震恐有旨天祥詣伯顏軍前遂與宰相吳堅同行伯顏留天祥軍中獨遣堅還明日吳堅賈餘慶及樞密院謝堂家鉉翁劉岊與呂師孟奉降表至天祥人罵賈餘慶賣國伯顏乃趨天祥隨祈請使北行天台杜滸從至京口與天祥謀趨真州真州守將苗再成聞天祥至即喜而出迎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即以書遺二制置時制置使李庭芝以爲天祥來說降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天祥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行人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兵入索

之執杜滸去滸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因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復汎海以達温州益王立天祥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州拜右丞相至元十四年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出江西入會昌遣參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濚等盛兵薄贑城鄒鳳以贑諸縣兵擣永豐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贑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欵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寧建康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然時勢至此已無可爲矣適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贑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追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

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也執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至元十五年進屯麗江浦入般澳益王殂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有詔奬諭天祥其畧曰方敵氣之正惡㮣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狥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巳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丞相陸秀夫筆也十一月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急吞腦子不死鄒鳳自到扶入南嶺乃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皆死杜

澔先被執至是亦遂以憂死惟趙孟溁得遁去天祥至
潮陽弘範以客禮見之使爲書招世傑不從弘範爲改
容義之遣使護送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南
冠而囚傅羅叱左右曳天祥於地天祥曰旣已至此但
早施刑即爲大幸傅羅曰你道有與有廢且道盤古到
今是幾帝幾王天祥怒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
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
耳今日天祥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傅羅欲殺之而元主
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
殺時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

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寛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天祥固請死乃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前四日司天奏三台折方天祥過南安遣人告墓以弟璧之子陞爲嗣又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過京師有欲官之者陞輒辭

王蠋 附利李忠臣

燕之初入齊聞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晝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德吾引三軍而屠晝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刼之以兵與其生而無義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魏子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刧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踪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

陳東

東丹陽人蚤有儁聲俶儻負氣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

敢指言東獨不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累或稍稍引去以貢入大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刱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曰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亳社而蔡京父子朱勔父子及童貫等輩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遊還南渡萬一果爾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給焉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恥於遊宦東南而其

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數賊罪大難容自知不免反怨朝廷夤緣太上遂請此行臣竊料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羣惡響應間離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伏望陛下速降睿旨急追此數賊復還闕下早正典刑鄉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往亳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不報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衆莫肯去舁登聞鼓撾而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共臠磔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

撫諭乃引去金人既解朝廷用揚時爲祭酒吳敏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於是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已乃受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厠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

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東自赴召至行在所凡十日而得罪死然東雖以言忤權貴見殺而書中所言多中時病朝廷往往施行之

金日磾 將夷狄忠臣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驃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召其王欲誅

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浴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

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寃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

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
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
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
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裒白刃從東箱上
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
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
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
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
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
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

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爲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宣帝卽位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牙賞上書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

帝時爲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
爲秺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爲黃
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
安上始貴顯封侯

詞臣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也少好讀書擊劍名犬子及
長文翁遣受七經學於長安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
人更名相如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景帝又
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文學之士鄒陽枚乘及

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文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善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輩相謂曰令有重客爲具召之幷召令令既至至日中長卿謝病不至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彊而至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

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
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
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
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
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
俱如臨卭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
遂與俱之臨卭盡賣車騎買酒舍而令文君當罏相如
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市中卓王孫恥之爲
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
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

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
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
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
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
曰臣邑人司馬相如爲之上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
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
賦成奏之天子天子大説以爲郎會邛筰之君長願内
附天子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於壺
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
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

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懽卓王孫
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
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
請爲臣妾除邊關關益斥還報天子天子大說後從上
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相如上疏諫上善
之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拜孝文園令又遂
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久
之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徃從
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忠徃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其
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相如既卒五

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嶽封泰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口喫而善著書好色常有消渴疾

司馬遷

遷龍門人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畱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太史也自上世

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學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

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作春秋哉太史公曰春秋上明三皇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百四十二年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有國

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此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予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

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二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
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
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
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
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
聞有司之過也予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
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
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
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
是予之辠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

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已來至於麟止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鐀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决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義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閒出自曹參薦公言黃老而賈誼鼂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閒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予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於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予乎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

下至於茲者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出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第七十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書見班史宣帝時遷外孫平

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

班固

固字孟堅年九歲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性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父彪卒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告固私改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固弟超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共成世祖本紀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著書固

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於漢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

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
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
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
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
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固
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以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
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至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
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及竇憲敗固先坐免
官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事車騎吏推呼之奴
醉罵兢大怒以銜之及竇氏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

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

李白

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旣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擊劒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等五人居徂來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

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韡力士素貴耻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僊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遊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幷州見郭子儀奇之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

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起河南道尋陽釋白囚辟為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為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盡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孫女嫁為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為改葬立二碑因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為復其夫徭役傳正作李太白墓志云白嘗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

請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効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性情大放於宇宙意欲耗壯心而遣余年此數語足以盡太白為人矣任華送李白之曹南序曰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遊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於得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於太白乎何有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古本有之今不傳矣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劒舞張旭艸書為三絕

杜甫

甫字子美京兆人甫少貧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臣祖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皐可企及也會祿山亂天子走蜀甫避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奔行在爲賊所

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宰相房琯爲布衣交琯敗陳濤斜以客董廷蘭故罷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絶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有大臣體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廷蘭託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衂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耳後從帝還京師乃出爲華州司功參軍時關輔饑甫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劒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

度東西川甫往依焉武再帥劒南表甫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還饋之牛炙白酒甫大醉一夕卒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昌黎韓愈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元稹作子美墓誌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

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音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潤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遒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少存齊宋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矯節舒徐相尚文章以風

容色澤放曠精淸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爲律詩猶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放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旁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故予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

白亦以奇文取稱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壼奧乎

歐陽修

修字永叔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母鄭氏教之家貧以荻畫地學書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五季餘習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張之而力不足嘗得韓愈遺槀於廢書簏讀而心慕焉景祐初召遷館閣校勘時范仲

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修見諫官高若訥詆誚仲淹故爲書責之因時坐貶夷陵令康定初仲淹起爲陝西經畧招討安撫使辟修掌書記修笑曰吾論范公豈爲巳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後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初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故見逐故時咸目爲黨人自是朋黨論起修又爲朋黨論以進上知修忠一日奏事罷上目修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會修之外甥女張嫁修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幷中修遂起詔獄上使

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已而又徙潁州至和初服除入見鬢髮盡白上惻然命判吏部流內銓有忌修者僞爲修奏乞澄汰宦官宦官怒以他事譖修欲遂出修於外上悟留修刊修唐書遂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久遍閱羣臣未有大稱上意者因思富韓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人與修在嘉祐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修所取率詞義古質者凡險怪知名士一切不錄榜出紛然向之囂薄者聚譟修馬前街邏不能制然文章自是變矣三年代包拯權知開封府

事有以拯爲言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强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修與韓琦同心輔政於嘉祐之政時多以爲得也英宗之初朝議加濮王典禮禮官與從官欲改封大國稱伯父修引喪服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皆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御史呂誨等共詆修以故皆被逐修昔守穎上樂其土風故遂卜居穎其在滁也作亭琅邪山每以醉翁自名又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

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老於其間是爲六一故又自號六一居士焉居潁一年而卒年六十六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宜加以忠乃謚文忠修嘗曰治民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明進退中度案醫書述病證口辨如傾而病者服藥不効一貧醫無僕馬舉止生踈不能應對然病兒服藥即効治民之吏猶是也但民稱便即爲良吏矣被召譔唐書又自譔五代史唐書最後置局修專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之筆朝廷以書出兩手體裁不一詔修刊詳列傳修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能悉

如已意及書成奏御舊制修書只列傳局中官高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譔公官高宜書名修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爲日久豈可掩也於是紀志書修姓名列傳書宋姓名祁聞而善之

蘇軾

軾字子瞻生十歲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軾時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乎母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嘉祐二年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梅堯臣得軾論刑賞以示修修驚喜欲以冠多士疑門生曾鞏所爲乃寘第二安石用事上欲用

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皆異別試以事可也上又欲用軾起居注安石曰軾非是可獎之人乃寘軾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更科舉使兩制三館議之上得蘇軾議乃止即日召見問政軾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軾爲考官退擬答以進安石愈恨軾乃乞外通判杭州自杭徙密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强入人家爭鬬至殺民訴於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

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戮之矣自密徙徐時河決曹村滙
於城下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致壞城驅
使復入而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卒長告之曰事急矣雖
禁卒且爲我盡力卒長應之曰太守不避塗潦吾儕小
人敢不效命乃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插以出築東南
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民乃安徙知湖州以表謝
上言事者摭其語以爲謗逮赴御史獄初軾既補外見
事有不便者頗托事以諷御史舒亶言蘇軾作爲歌詩
譏切時事陛下發錢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
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

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宰臣王珪亦言蘇軾不臣因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而軾求之地下之蟄龍其不臣如此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張方平范鎮上書救之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讁人願陛下無竟其獄上曰朕故不深譴特欲申言者路耳遂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帽巾芒屩與田父野老時時相從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神宗語宰相王珪

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
不可姑用曾鞏及進太祖總論神宗竟不允遂手札移
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有田在常願得移居奏入
報可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乃漢唐滅亡之兆
公獨無一言可乎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身在外又
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此事君之常禮耳
上之待公本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豈可以常禮自處耶
至常以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元
祐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光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
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

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顧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官置局軾與其選獨以實告嘗見光政事堂條陳不可狀光忿然不樂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嘗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后曰何以至此曰

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由他途以進后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當軸者恨之四年復出知杭州杭本近海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自唐及錢氏歲輙開治故湖水足用至宋廢而不理湖中葑積爲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

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又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又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可也乃取救荒之餘得錢數萬貫糧數萬石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其上望之如

雲錦杭人名之曰蘇公堤焉軾二十年再涖此州有德
於其人以故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六年召入爲翰林承
旨復侍邇英時三黨之論起矣御史復攻軾軾懼乃復
請外出守潁州七年徙揚州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
尋遷禮部復兼二學士至是又復乞一郡自効八年知
定州紹聖元年軾坐爲中書舍人日章呂惠卿降官制
云均輸之政自同於商賈手實之禍下及於鷄豚先皇
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
言者誣以謗訕復謫知英州安置惠州軾以少于過自
隨居三年復以瓊州别駕安置昌化軾至僦官屋以居

有司猶謂不可乃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
軾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將居許病暑暴下乃止於常建
中靖國元年六月病遂不起卒葬於汝州郟城縣軾初
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
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常自謂作文如行雲
流水初無定質但當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故
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也洵晚歲讀易作易傳
未完而疾革命軾述志卒以成書復作論語說最後居
海南作書傳既成三書撫之歎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
君子當知我矣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

禮部尚書日以其文寘左右初畢仲游試學士院軾異其文擢爲第一仲游因與軾書曰言語之累不特口出者爲是其形於詩歌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皆是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非是殆猶抱石而救溺也仲游士安之孫眞可不謬爲畢士安之孫矣子瞻嘗自謂嬉笑怒駡皆可書而誦夫嘻笑怒駡既是文章則風流戲謔總成嘉話矣然則吹箎舞劒皆我書筒雀噪蛙鳴全部鼓吹坡公得之是以大妙奇

正相生如環無端顛倒豪傑莫知端倪不亦宜歟然無坡公之心而效其嚬無坡公之人而學其步而自謂我能嘻笑怒罵也我能風流戲謔也又奚可古今風流未有子瞻唐有太白晉有東山本無幾也必如三子始可稱人龍始可稱國士始可稱萬夫之雄用之則爲虎措國家於磐石不用則爲祥麟爲威鳳爲天下後世但有悲傷感歎悔不與之同時者耳孰謂風流容易耶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六

第二十二卷

世系部十三臣紀

理學

董仲舒　韓愈　朱熹

高逸

季札　嚴光　陶潛

方外

老聃　莊周

豪俠

信陵君　魯朱家

遊說

卷二十二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二

明　宣城劉仲達　纂

太史湯賓尹　訂正

臣紀　十三

理學

董仲舒

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爲江都相

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吴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栁下惠吾欲伐齊如何栁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吴乎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

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示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數上疏諫諍教令國

中所居而治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韓愈

愈字退之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擢進士第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愛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元和初遷職方員外郎坐事復爲博士旣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

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案視乃還具言賊可滅狀愈亦奏言淮西可滅然惟斷在陛下執政不喜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告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王公士人奔走膜唄愈惡之上表切諫帝大怒持示宰相裴度崔羣曰愈言至忠願少寬假以來諫爭乃貶潮州刺史至潮表謝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鎛忌愈只移袁州已乃召拜國子祭酒日與生徒會講生徒言曰韓公爲祭酒

國子監不寂寞也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
王廷湊詔愈宣撫愈至廷湊嚴兵迓之既坐廷湊曰所
以紛紛者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將帥材故賜
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
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愈曰以爲爾不記
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大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
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
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
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
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廷湊慮衆不變疾

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死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帝大說轉吏部侍郎部有令史舊嘗關鎖不聽出入愈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若聽其出入則其勢自輕長慶四年愈卒年五十七愈嘗以爲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故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爲言自成一家婿李漢序其文曰先生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

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大拯頹風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隨以定嘗與李翺書曰愈所爲文不自知其至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

矣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柳宗元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楊子海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妃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

朱熹

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閩熹以建炎四年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年十八貢於鄉中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因上封事明年復召入對差發遣南康軍事熹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至郡奏復白鹿洞書院遺址時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台州適知州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得其在郡姦贓事劾之爲時相王淮所匿而奪其新命授熹熹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學者尊信益衆永康陳亮以文雄於時熹與

書儀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十五年淮罷相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者熹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及奏上除兵部郎熹以疾告上欲易以他部時相竟授以前江西之命熹行且辭章再上除主管嵩山崇福宮時廟堂知上眷厚憚熹復入上悟復召熹又促召具封事投匭以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熹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孝宗亦開懷容納然熹之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孝宗之眷

雖厚而嫉者愈深光宗即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紹熹元年赴任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熹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且言必可行之說三而寓公豪右更爲異議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明年除荊湖南轉運副使漳州經界竟報罷三年冬陸九淵卒於荊門四年朱熹陳傅良報書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頗以雅頌之音消鑠蕩滌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

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淩失本旨盡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語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是年陳亮卒寧宗初在潛邸聞熹名每恨不得熹爲本宮講官及即位首召奏事兼實錄院同修撰進講大學熹進講後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當讀之令後更爲點來慶元元年趙丞相罷韓侂胄誣熹不軌復謫永州熹自念身雖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極言姦邪蔽主之禍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

乃取諫藁焚之自號遯翁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誣
熹遂落職罷祠熹素有足疾既又加以瘖啞之症六年
三月乙未夜爲諸生説太極圖庚申夜復説西銘辛酉
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興甲子卒葬於建陽縣
唐石里之大林谷嘉定元年賜謚曰文熹歷事四朝仕
於外者九考立於朝者僅四十日

高逸

季札

季子季札吴王壽夢幼子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
於是乃立長子諸樊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

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四年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及列國之風大武大夏之舞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

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
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辯
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
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於幕也君在殯而
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
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
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
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
札劒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

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眛立王四年王餘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眛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眛之子僚為王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敗而亾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五年楚之亾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

僚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灊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四月丙子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刺殺王僚竟自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

嚴光

光字子陵餘姚人也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卽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

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因謂光曰聞先生至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荅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覇得書封奏上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逼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對曰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

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去耕釣於富春山故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悼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陶潛

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眞自得爲鄉鄰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親

舊或置酒招之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年四十復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縣有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家人固請種秔乃以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久之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卒賦歸去來辭解印綬去在縣僅八十日秔既不熟秫亦不收也後徵著作郎不就元熙中刺史王弘臨江州嘗詣潛潛稱疾不見因語人曰我

性不狎世因疾守閑而已初非絜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耶弘後知潛當往廬山遣其故人龎通之齎酒具先於半道要潛潛比遇便引酌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弘見潛履穿顧左右爲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履弘復要潛至州問其所乘潛曰素有脚疾向乘藍輿乃令門生二兒共轝之至州言笑賞適不覺有異也顏延之在潯陽與潛情欵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飲臨去留錢二萬潛悉令送至酒家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摘菊盈把忽弘使送酒至便就酌貴賤造之者有酒輙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

欲眠卿可且去郡將常候之值潛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着其大致如此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迹此山潛又不應徵命故時謂爲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請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潛賦詩曰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蓋譏之也潛氣豪一世而沉潛不露其妻翟氏亦安勤苦與之同志嘗於夏月高臥北窗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觧音但畜無絃素琴每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

世號靖節先生亦未爲深知先生也時廬山釋慧遠結社東林秘書丞謝靈運於山後鑿二池植白蓮呼曰蓮社潛與慧遠素爲方外交而不與蓮社之列一日過慧遠甫及寺聞鐘聲不覺顰容遽命返駕故法眼禪師晩叅示衆云今夜聞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却廻去此法眼特爲陶公揄揚也慧遠持戒精嚴送客遠者不過虎溪一日偕潛及簡寂觀主陸修靜不覺過虎溪數百步大笑而別好事者遂作三笑圖以紀之

方外

老聃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

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

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耶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莊周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六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

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豪俠

信陵君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睢亾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

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輙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賢能不敢任國政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

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坐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

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
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
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
者能下士也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故隱屠閒耳
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
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
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
魏魏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
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
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

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豈有所失哉復引車

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
名聞天下今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尚安事客公子
公子之必復返也公子再拜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
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
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
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
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
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
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
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

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
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
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
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
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
朱亥曰乃臣效命之秋也與公子過謝侯生遂行至鄴
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
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遣兵八
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
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侯生果

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乃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

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

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

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

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魯朱家

季布者楚人也負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

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乃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幷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

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
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
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
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
指上乃赦季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當是時諸
侯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

遊說

蘇秦

秦字季子東周雒陽人也師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
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

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弗信西至秦惠王方誅商鞅疾辯士乃東之趙趙肅侯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謂燕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故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内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

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
矣文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因說趙肅侯曰安民
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不
安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於天下
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
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攻韓魏也韓魏不能
支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
之所以爲君患也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
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
鄉而攻秦秦必破矣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

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上客有

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飭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北有鞏洛成皐西有宜陽商阪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天下之疆弓勁弩超足劍戟無不畢具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今茲效地明年又復求割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不戰而地已削矣臣

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矣又說魏襄王曰大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併力一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

說齊宣王謂齊四塞之國也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狗六博蹹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

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齊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計莫如從親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

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
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
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從親則諸侯
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
矣大王何居焉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
巴蜀幷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
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
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
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
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

護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幷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幷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虵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安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

人罷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怨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

張儀

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曰儀貧無行必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

平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得約從親然恐敗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儀於是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儀見辱怒乃遂入秦蘇秦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使人微隨張儀奉以車

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

狄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决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惠王善其說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陜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

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

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

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
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
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
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
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
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
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
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
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
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

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佯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

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
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
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
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
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
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
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
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
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
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

耳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
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
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
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
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
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
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
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
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
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

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旣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

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又北之燕說燕昭王三國皆聽儀儀欲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悅張儀及卽位羣臣多讒張儀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

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張儀相魏一歲而卒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二終